

再考康子相墓志

中田 裕子

前言

近年在中国相继发现了许多跟粟特人有关的墓志，要重塑粟特人的文化意涵成为一股趋势。因此粟特人研究非常热门，有各种研究成果。

但是，所谓的粟特人究竟是些怎样的人呢。关于现在众所周知的粟特人资讯，在此稍作整理。例如，森部丰指出，粟特人是，以前居住在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区域中的泽拉夫尚河流域索格底亚那。属于伊朗民系的种族。鼻高轮廓深，胡子浓密，有着西欧亚人的外貌特征¹。这些是目前在粟特人研究中对他们一般的描述。

此外，这些粟特人东进后在敦煌·酒泉·张掖等都市落脚，形成聚落，然后以该处为据点作交易。这些情形都被当作常识而一直被深信不疑²。在中国国内更认为粟特人在移居后继续从事商业活动，甚至在北魏时期以后也在军中活跃³。

我们为何能在史料中得知谁是粟特人。那是因为他们拥有特殊的姓氏可供辨认。在汉文史料中，粟特人以其出身的绿洲都市名来当自身的姓氏。那些跟在《新唐书》西域传，康国条中有的国名几乎一致⁴。从那些国名中可以举例出康·安·曹·石·米·何·史等姓氏。森部将这样的姓氏称作粟特姓⁵。

因此，当我们要找粟特人的时候，会在汉文史料中查询粟特姓。当然不能单凭姓氏就断定是粟特人。在那之外还得要析出其他的粟特人要素。

何谓其他的粟特人要素？首先，从商是个指标。因为他们在汉文史料或吐鲁番文书中频频以从事交易的姿态出现⁶。另外，如森部所述的轮廓深邃的脸，还有从粟特时代就信仰的琐罗亚斯德教等等也都是可供辨认的指标⁷。其中，继粟特姓之外，最大的判断要素是根据关于胡人的记述。

这里所说的胡人，原本指的是从西域那里移居过来的人们。到了唐代，变成指称粟特人的用语⁸。

¹ 森部 2010, p. 9.

² 参看桑原 1926, 池田 1965, 荣 2000, 森安 2007, 荒川 2010, 荣 2012 等。

³ 森部 2010, 山下 2011。

⁴ 《新唐书》卷 221 下, 西域传下

康者，一曰萨末鞬，亦曰飒秣建、元魏所谓悉万斤者。…枝庶分王，曰安、曰曹、曰石、曰米、曰何、曰火寻、曰戊地、曰史、世谓「九姓」，皆氏昭武…。

⁵ 森部 2010。

⁶ 荒川 2010。

⁷ 荣 2013。

⁸ 森安 b, 2007。

但我们得注意一件事，那就是有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将粟特人当成早就是存在的。而有意识地把史料分类化。我们过于将粟特人的存在视为理所当然，而对那概念是从何时发生的不抱有疑问。但是粟特人这个名称并非出现在当时的史料中，而是由近代人所创的。

究竟粟特人这个概念是从何时产生的？根据森安指出，支配丝路贸易的是粟特商人，以及粟特语是当时的国际商用语言，首次在学会中提出这些说法的是法国的东洋学者伯希和（Paul Pelliot）⁹。伯希和是活跃在二十世纪初，当时西欧在帝国主义的影响下，在各地积极拓展殖民地。西欧国家为了推展其殖民地事业，在非亚诸地区强制推行了一种思想。那是名为出自西欧的境界型思考。何谓境界型思考？本来这是社会人类学的概念，根据研究中东地区的社会学家堀内正树的说法，这个概念是指原本应该要有弹性的识别行为受限于被区域化的文化框架中¹⁰。

也就是说，这个手法是先做好框架或范畴，然后将事物嵌入。即使有例外发生，些许的误差就忽视掠过，而强行分类。堀内做了以下的说明。以具体的例子来说，设了伊斯兰教徒，柏柏尔人，巴勒斯坦人等范畴，再将其视为殖民地统治的各单位。如此，将人们硬塞入预设的框架，创造出虚幻的范畴，再使用强制力将全体归属于同一个团体来作分类¹¹。伯希和应该多少有受到那样的西欧帝国主义的影响。因为他活跃的时期，刚好跟在西欧盛行因境界型思考来作分类的时期相重叠。

在近代，日本的东洋史学家也无法从境界型思考中跳脱出来，而任意地假设中国唐代粟特人的民族性、文化内涵等。也就是说，事先做了一个粟特人的框架，析出数项共通的条件。例如前述的粟特姓，商人的身份，记载中的胡人等。只要符合了其中几项就将其认定为粟特人。然后抱持着一种错觉，仿佛他们是从粟特迁来后就一直持续保有当时的认同及血统的一个民族。

境界型思考的分类法是会有误差的。那就是笔者或森部所倡导的粟特系突厥人的概念。粟特系突厥人是指粟特人和突厥人的混血，或是保有粟特的特性但属于突厥的人。虽然笔者在写作硕士论文当时尚未接触到境界型思考的概念，但对于不能将之归类于粟特人的集团之存在抱有疑问，因此为那些人取了这个名称。也就是说，那是用境界型思考的分类法无法分类的误差。

另外，如前所述，笔者和森部都倡导粟特系突厥人的概念¹²。但两者的想法有 180 度的不同。笔者认为他们是粟特人被突厥人同化，隶属突厥。在笔者的硕士论文中提及，这样的人们是被当作突厥人，因此取名为粟特系突厥人。粟特系突厥人在当时被认为是突厥，也是游牧民族。在当时确实有名为突厥的游牧政治集团的存在。笔者将隶属其集团中有粟特姓的突厥人称之为粟特系突厥人。

而森部所谓的粟特系突厥人指的是原本隶属于东突厥的粟特人集团。这样的粟特人在北亚与突厥或其他游牧民族的互相影响下，产生了游牧文化，也习得了骑马射箭的技术，

⁹ 森安 2011，本篇 p. 4。

¹⁰ 堀内 2005, p. 32.

¹¹ 堀内 2005, p. 34.

¹² 森部 2010, 中田 2009 等。

成为有军事潜在能力的一群人。就此意义上称他们为粟特系突厥人。

也就是说，他认为游牧民和混血的粟特人虽然称为粟特系突厥人，但还是隶属于粟特人的范畴。在森部近期的著作中，他将粟特人和突厥人的混血儿安禄山认定为粟特人，其最大的着力点还是在于粟特性。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森部开始无视混血和粟特系突厥人这样的误差，变成了单纯的分类法。这不就是说明了他更进一步地去实践境界型思考。

境界型思考被认为在近代是该扬弃的思想。但为何境界型思考会被批判呢？那是因为，这种思考会产生出虚幻的范畴，而导致不被分类在其中的人或不容许这种分类的人会遭受迫害或攻击。我们应该要屏除那种不好的西方思想，来从事东洋史研究才对。但如果东洋史研究的根本思想是源于西洋的境界型思考的话，根本就是本末倒置了。

要跳脱境界型思考，该要用何种方法？

堀内提出以下的见解。1) 要持续保持敏锐的感受性，去体认在个别状况下发生的细微差异。2) 有意识地去屏除各领域所界定的内容，3) 将人们汇集在一起看作是团体，4) 把组织、制度、范畴当作主语来论述，5) 忽视事物的多方意义，给予单纯的评价¹³。

笔者认为这个方法也可以运用在史学研究上。

因此，在本文中首先要以有粟特性康子相为例来探讨。如后述，他虽有粟特性却不是粟特人。为何非粟特人的他会继续使用粟特性？透过他独特的身世·隶属的地方来阐明笔者想要表达的想法。藉此加以探讨粟特人的存在。

1. 关于康子相墓志

(1) 再考康子相墓志

曹建强·马旭铭认为许敬宗撰文¹⁴。关于许敬宗，在《旧唐书》中有其传记其内容如下。

杭州·新城人。隋开皇十二年(592)出生。贞观八年(634)中书舍人。贞观十七年(643)，高阳县男。贞观二十一年(647)，银青光禄大夫。高宗即位(649)礼部尚书。永徽三年(652)弘文馆学士。显庆元年(656)，加太子宾客。同年，中书令。龙朔二年(662)，光禄大夫¹⁵。

还山下将司指出，在《旧唐书》中的传记里虽然没有记载关于金紫光禄大夫的授官部分¹⁶。但那个官是介于银青光禄大夫和光禄大夫之间，与撰文时期一致，因此没问题。也就是说，撰文者被认为是许敬宗。只是，山下也说因为墓志文跟墓主之间并无关系，有可能是不确实的内容。

但赵振华教授指出，这撰文本身就有问题，因为一般来说撰文者的撰铭不会刻在最后一行，还有那字体也跟本文不一样。

¹³ 堀内 2005, pp. 48-49.

¹⁴ 曹·马 2010.

¹⁵ 《旧唐书》卷 82, 许敬宗传。

¹⁶ 山下 2013, P. 134.

可能是为了要提高墓志的价值，这撰文部分是后来才再刻上去的。虽然不清楚是何时被加上的，但不能就说这碑文是假的。

(2) 录文

康子相墓誌第一次被介绍于曹建强·馬旭銘¹⁷。在这报告中，得知原碑保存在中国农业博物馆（北京市朝阳区农业展览馆内）。在那也保存同时出土的十五件唐代的陶俑 15 件。

墓志是正方形，一边 59.6 厘米，厚 16 厘米，墓志盖。录文如下。

1 唐故陪戎校尉康君墓誌
2 君諱子相，河南洛陽人也。其先出自康居，仕於後魏，為頡利
3 發。陪從孝文，粵自恒安，入都瀍洛。積德重胤，着於州間，祖翻
4 以累葉魏臣，恥於齊霸，既遇周師入洛，擁衆先降。蒙授上儀
5 同、左驍衛中郎將。昔，由餘入秦，名傳簡冊，日磾歸漢，譽重播
6 紳。望古為曹，異時同勳。父清，隨左勳衛晉王府屈咥真，以舊
7 左右、加建節尉，守屯衛鷹揚郎將。忠勤奉主，謹臺見稱。趨侍
8 蕃朝，執參駟之羈勒，攀援欄陛，作鈞陳之爪牙。君，生於誠孝
9 之門，幼聞仁義之訓。居身廉慎，口無擇言。立性淳和，不欺暗
10 室。交遊以信，事長以恭。武德五年直秦 王府監司牧圉，勞
11 力忘飧，督察工徒，竭心無懈。 太宗撫運，乃加優獎，以舊左
12 右，蒙賜榮班。貞觀十年 敕授陪戎校尉。任連七萃，職典五
13 營。外立戊己之功，內恣步兵之賞。年登讓秩，歸老舊廬。旱則
14 資舟，方在陶之潤屋，智而好殖，同賜也之駢駟。縱金鄉壤，方
15 極鳩杖之懽，撤瑟丘園，亟軫隙駒之悼。以顯慶二年二月十
16 八日，卒於洛州洛陽縣之嘉善坊。春秋六十六。粵以其年三
17 月十有四日壬寅，窆於河南縣之平樂鄉。東望首陽，惻夷叔
18 之荒壠，北瞻邙阜，切田客之哀挽。有子文朗，蒙遺一經。升秩
19 積勞，佐斯百里，寒泉傷骨，憂結終身。敬撰德徽，乃為銘曰
20 積勤成務，積行為基。處鄉稱善，歸塾登師。道存鬼谷，年泊龍
21 眉。均聃在瀨，若石遊邳。汎汎不羈，營營自厚。世隨川閱，丘從
22 地久。風蕩松帷，雲沈壠首。反真冥昧，芳塵不朽。
23 金紫光祿大夫禮部尚書弘文館學士上柱國高陽縣開國男許敬宗製文

2. 内容检讨

如下，引用值得注目的地方。

1. 第二, 三行

康居

康子相的先祖是康居。康居是古代的西域国名。北部是游牧区，南部是农业区。

¹⁷曹·馬 2010.

額利發

額利发是突厥的称号。但山下指出在北魏用没有过額利发的称号目前不清楚¹⁸。

瀍洛

洛阳瀍水和洛水的并称。洛阳为东周、东汉、北魏 等朝都。故多以二水连称谓其地。

2. 第三, 四行目

由余

由余祖先是晋国人。因避战祸，到西戎。今后出使秦国，帮助秦穆公，成为霸主。

日磾

金日磾。日磾，為匈奴休屠王之長子。汉武帝賜金氏。西汉元狩年间（前 122 年—前 117 年）霍去病奇襲休屠王，休屠王被杀，金日磾伴随昆邪王投降汉朝。

3. 第四, 五行

上仪同

《通典》卷 34, 职官十六, 文散官

后周建德(575)，改开府仪同三司为开府仪同大将军，仍增置上开府仪同大将军。改仪同三司为仪同大将军，仍增置上仪同大将军。

4. 第六, 七行

屈咥真

《新唐书》卷 191, 敬君弘传

屈咥真府左军骑云

《资治通鉴》卷 191, 唐祖紀, 武德九年

屈咥直府左车骑

这是鲜卑的称号。结束真的称号在鮮卑被使用¹⁹。

鹰扬郎将

《通典》卷 29, 职官 11, 折冲府

大业三年(607)，改骠骑府为鹰扬府，改骠骑将军为鹰扬郎将，改车骑将军为鹰扬副郎将。府兵制军府名。每府置骠骑将军、车骑将军。隋炀帝时，改骠骑府为鹰扬府。

5. 第十行

监司牧圉

监司牧圉的圉是养马的地方。 监司是负有监察之责的官吏。这官职是在唐代管理牧场的任务。

6. 第十二行目

陪戎校尉

陪戎校尉是武散官从品。从九品上。

¹⁸ 山下 2013, p. 134。

¹⁹ 平田 2011, p. 258。

7, 第十三行, 十四行

年登讓秩歸老舊廬, 旱則資舟

《史記》卷 129, 貨殖傳

水則資車, 旱則資舟。

这个意思是旱时就准备舟船, 涝时就准备车辆。春秋时代经商始祖范蠡经商名言。他是春秋末著名的政治家。后人称“商圣”。儒商之始祖。儒商是儒者的道德和才智, 又有商人的财富与成功。

据这个记述, 康子相到老朽的年龄开始作生意。

3. 粟特姓氏和行

康子相不是粟特人。他的祖先跟北魏。看起来祖先, 父亲, 他是游牧民。特别他跟鲜卑有关系。康子相是原来武人。今后到老朽的年龄开始作生意。

但是他的姓是康、粟特人固有的姓。粟特人从古代居住在今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泽拉夫尚河流域。他们以灌溉农业和畜牧业为基础, 但水资源利有限, 随着人口增加了, 他们开始远距离贸易。在中国需要汉字的姓, 所以他们用出生的绿洲城市的名来命名。

这些名字符合《新唐書》西域伝里, 康国条的城市名。所以根据这个史料可以证明, 粟特人特有的姓康·安·曹·石·米·何·史。保有粟特人特有的等姓的西域人都认为粟特人这是粟特人研究的常识。当然, 评者也用那个看法, 粟特人考察分类。

但是看起来石碑内容, 他不是粟特人。为什么用粟特人的姓?

关于这个问题, 我有一个回答。那就是被称为粟特人的人们其实是隶属同姓商业行会的人们。例如, 在洛阳就有粟特人所创的行, 也就是商业行会。

这个香行里可能曾经有过很多粟特姓氏的集团。

龙门石窟第 1410 窟, 永昌元年 (689)²⁰

南市香行社

社官安僧达 录事孙香表 史玄策

常行师 康惠登……

……何难迪

……康静智

右件一心供养

永昌元年三月八日起手

我认为像这样的行在中国各地都有, 它们之间互相有联系。而跟这些商行有关的人们, 不管是混血的粟特人, 或是突厥人, 甚至是汉人都有可能自称有粟特姓氏。

也就是说, 要有粟特姓氏是当时加入商行的条件, 反之, 若没必要加入商行的人, 会为了融入中国社会而跟中国人通婚, 进而自己抛去粟特姓氏。

而近年发现的郑岩墓誌之中的郑岩, 他的祖先是粟特人, 但自称粟特人的姓。郑岩的姓

²⁰荣 2004, pp. 128-129.

是郑²¹。但是碑文里，祖父是萨宝，祖先的名字槃陀。槃陀是粟特人的神的意思，所以他是粟特人。但他没用粟特人的姓。应为他是官僚，不是商人。不必要粟特人的姓。

我们先来思考所谓的粟特人的这个民族真的存在吗？

居住在索格狄亚那地区绿洲都市的人们应该都是说相同的语言，拥有相同的文化。可是因此就把他们全都归类为粟特人的话，很容易会产生他们是纯种血统，完全没有混杂其他血缘的错觉。也就是说，可能会发生拿近代的民族的概念去思考当时历史的这种通病。

参考文献

- 曹・马 2010: 曹建强・马旭铭《唐康子相墓出土陶俑与墓志》《中原文物》2010-6, pp. 107-109.
- 池田 1965: 池田温《8世纪中叶における敦煌のソグド人聚落》《ユーラシア文化研究1》, 1965年, pp. 49—92。
- 荒川 2010: 荒川正晴《ユーラシアの交通・交易と唐帝国》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2010年。
- 堀内 2005: 堀内正树《境界的思考から脱却するために：中东研究がもたらすもの》成蹊大学文学部国际文化学科编《国际文化研究の现在：境界・他者・アイデンティティ》柏书房, 2005年, pp. 19-50。
- 平田 2011: 平田阳一郎《西魏・北周の二十四军と“府兵制”》《东洋史研究》第70卷2号, 2011年, pp. 225-259。
- 荣 2001: 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2001年。
- 荣 2004: 荣新江・张志清编《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北京図書出版社, 2004年。
- 荣 2012: 荣新江《シルクロードの商業民族》《敦煌の民族と东西交流》高田时雄监译, 西村阳子译, 东方书店, 2012年, pp. 98-145。
- 桑原 1968: 桑原隠藏《隋唐时代に支那に来往した西域人について》《桑原隠藏全集2》岩波书店, 1968, pp. 270-360 (在桑原隠藏著《内藤博士还历祝贺支那学论丛》弘文堂, 1926年, pp. 565-660 里原载)。
- 森安 2007a: 森安孝夫《兴亡の世界史5 シルクロードと唐帝国》讲谈社, 2007年
- 森安 2007b: 《唐代における胡と佛教的世界地理》《东洋史研究》第66卷3号, 2007年 pp. 538-506。
- 森安 2011: 森安孝夫编《ソグドからウイグルへ—シルクロード东部の民族と文化の交流—》汲古书院, 2011年。
- 森部 2001: 森部丰《后晋安万金・何氏夫妻墓志铭および何君政墓志铭》《内陆アジア言語の研究》16, 2001年, pp. 1-69。
- 森部 2010: 森部丰《ソグド人の东方活动と东ユーラシア世界の历史的展开》关西大学出版部, 2010年。

²¹赵 2011。

- 山下 2011: 山下将司《北朝時代后期における長安政权とソグド人—西安出土<北周・康業墓志>の考察—》森安孝夫編《ソグドからウイグルへ—シルクロード東部の民族と文化の交流—》汲古书院, 2011年, pp. 113–140。
- 山下 2013: 山下将司《調査墓志釋文・解題(1)》《ソグド人の東方活動に関する基礎的研究》平成21年～平成24年度科学研究費補助金（基盤研究（B））研究成果報告書, 2013年, pp. 133–135。
- 趙 2011: 趙振華, 中田裕子译《唐代少府監鄭岩とそのソグド人祖先》《内陆アジア言語の研究》26, 2011年, pp. 177–191。
- 中田 2009: 中田裕子《唐代六胡州とソグド系突厥》《東洋史苑》第 72 号, 2009 年, pp. 163–180。

(なかた ゆうこ)

康子相墓志(赵振华教授提供)

